



特別
ル 5
3537
17



1888

特

門 九 五
號 3537
卷 17

重修揚州府志卷之三十一

古蹟志一

江都縣

吳王城廣陵吳王濞所都城周十四里半後漢書郡國志廣陵

城楚漢之間為東陽郡高祖十一年為吳城即吳王濞

所築也漢景帝三年徙汝南王非王江都武帝元狩六

年立子胥為廣陵王皆都濞城水經注案古廣陵城

濞乃更築城於蜀岡之下城自為二也至舊志謂今城

即吳王濞城尤悞考三國志曹丕伐吳登廣陵故城臨

江觀兵吳志徐盛傳於建業築薄落圍文帝到廣陵望

圍愕然引軍退據此則故城當在今府城西故能望見

建業蓋廣陵城自周顯德後已遷而東矣又

水經注所言東陽郡語無確証辨見沿革志



蕪城卽州城古為邗溝城

太平寰宇記

宋竟陵王誕亂後城

邑荒墟參軍鮑昭作蕪城賦以傷之

鮑昭蕪城賦自注

云登廣陵故城作當時漢魏以迄晉宋俱名廣陵自竟
陵亂後城邑荒蕪昭作賦傷之是蕪城卽州城非別有
一城也趙鶴郡乘以為劉宋時城非是又案舊說謂
昭為臨淮王子瑱參軍子瑱謀不軌昭作賦以諷焉考
宋書昭為臨海王子瑱參軍子瑱謀不軌昭作賦以諷焉考
與廣陵無涉譌海為淮語涉傳會今不錄宋鮑昭亦
城賦以崑崙平原南馳蒼梧漲海北走紫塞雁門施以漕
渠軸以崑崙重江復關之隩四會五達之莊當昔全盛
之時車挂鞞人駕肩壓開樸地歌吹沸天葶貨鹽田鎔
利銅山才力雄富士馬精妍故能侈秦法佚周令劃崇
墉列溝洫圖修世以永命是以板築雉堞之殷井幹烽
櫓之勤格高五嶽袤廣三墳岬若斷岸壘似長雲製磁
石以禦衝湖頽壤以飛文觀基肩之固護將萬祀而一
君出入三代五百餘載竟瓜剖而豆分澤葵依井荒葛
甯塗增羅虺城階隳麤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風啤雨
隳昏見晨趨饑鷹厲吻寒鷓赫離伏號藏虎乳血殮膚

崩榛塞路崢嶸古植白楊早落塞草前衰稜稜霜氣
簸風威孤蓬自振驚沙坐飛灌莽沓而無際叢薄紛其
相依通池既已夷峻隅又以頽直視千里外惟見起黃
埃凝思寂聽心傷已摧若夫藻局補帳歌臺舞閣之基
琿淵碧樹弋林鈞渚之館吳蔡齊秦之聲魚龍爵馬之
玩皆熏歎盡滅光沉響絕東都少姬南國麗人蕙心純
質玉貌絳脣莫不埋魂幽石委骨窮塵豈憶同輩之愉
樂離宮之苦辛哉天道如何吞恨者多抽琴命操為蕪
城之歌曰邊風急兮城上寒井徑滅兮邱隴殘干齡
兮萬代共盡兮何言國朝李滢後蕪城賦原夫斗
野攸分楚甸載闢襟帶江淮控引蠻貊輕揚紀於職方
此窳稱於史冊其盛衰得失之故見於齊梁以前者明
遠之賦言之詳矣隋氏代興南北混一煬帝篡奪志在
淫佚乃鑿汴渠爰達江國錦帆龍舟千里蔽塞遼左喪
師江都是卽罔念瘡痍敢號饑溺項昇獻制遂造迷樓
金楹玉柱蓬島丹邱齊雲落星不足比臨春結綺未堪
侔吳姬越女皓齒明眸服則鮫鮪火浣食則海錯山羞
朝吟蛟蝶暮彈箜篌花作剪綵之戲曲名清夜之游大
業之末四海怨叛歌吹成空干戈督亂焰吐凌風之臺
草荒却月之觀愁鷓鴣夫玉鈞飛鳶啄天金彈李唐御

宇重鎮肇興鹽鐵轉運俱治廣陵高橋巨艦畫戟彤旌
 逮於中葉殷盛日增青楓拂平曲巷綠嶼映乎雕甍
 腰間夫長袖玉佩雜平繁纓香靄芙蓉之帳花圍雲母
 之屏管弦達旦今別院燈火不夜兮層城揚一益二誇
 美汗青安史煽禍五季嗣作舞榭淒涼歌臺寂寞高陽
 之閣嗣宋室之開基號富完而安樂倏中葉之播遷淪
 陷夫河洛憶靖康之駐蹕暨完顏之肆虐飛礮碎兮綺
 羅箭鏃叢兮簾箔灣頭之哨馬幾過制置之孤軍被縛
 遺骸零亂於邱墟戰血漂流於城郭千載聞之涕淚為
 落明興寧宴近三百大農資漕渠之飛輓縣官賴鹽
 筭之貿遷輪蹄輻輳商賈喧闐朱樓十二粉黛三千春
 花旖旎秋草芊眠流蘇畫捲水沉宵燃絺新觀而密勿
 懷往眷而纏綿至於水滸皓月山街斷雲修禊競渡士
 女繽紛嗣法曹之逸晉賡枚叟之雄文憶曩日之繁盛
 每夢遠於蘭薰歎禎之未寇盜四起燕都不守強藩至
 止兵日驕淫民盡瘠疔瘳之紅顏淪於邊鄙至於今日荒
 烟燹野旅穀盈庭雞臺之綠蟻誰泛螢苑之青莎自生
 豈非樵蘇所酸鼻詞客所傷情哉爰為歌曰江海灌注

占維揚兮龍舟舸侈隋煬兮玉簫水調流風長兮熾
 滅烟銷日淒涼兮孤鳥夜號告不祥兮忠貞淪沒民流
 亡兮抗懷千載徒茫茫兮唐李端詩昔人登此地邱
 隴已前悲今日又非昔春風能幾時風吹城上樹草沒
 城邊路城裏月明時精靈自來去儲嗣宗詩百戰未
 言非孤軍驚夜圍山河王氣盡淚映原沒陰蟲當路啼
 詩幽尋古城上秋景日淒淒照映原沒陰蟲當路啼
 隋宮變蕪蔓楚界失端倪自是傷亡國非關醉眼迷
 春草忽更綠荒城陰霧滋風存鮑昭賦秋益宋生悲慨
 想秦兵出傳聞羽檄馳江湖歲將晚空羨逐鴟夷
 羽詩平蕪古堞暮蕭條歸思憑高燕未消京口寒烟鴉
 外潮歷陽秋色雁邊遙清江水落長疑雨暗浦風多欲
 上潮惆悵此時頻極目江南江北路迢迢
 詩隋隄高閣俯邗溝載酒歡同賦客游樹裏鐘聲山寺
 午簷前雨色海門秋離宮花鳥俱陳迹
 邱二十四橋何處是且乘明月醉揚州
 帆斜日下蕪城遺蹟涼百感生何處荒郊留戰馬只
 今垂柳傍啼鶯歌翻水調猶長繞潮怒江聲未肯平幾
 許繁華幾銷歇參軍賦後不勝情
 目郊原雲樹平綠陰深處亂啼鶯江山不改千秋色絃

管全非舊日聲螢苑蒼涼飄白鷺雷塘寂寞長青萃相逢共識尊前意懷古休教雪鬢生元張翥百字令詞
 碧天向晚遠雲開疑是江南山色渺渺孤鴻殘照外獨
 上高城望極鳳散臺空螢沉苑廢龍去溝無跡英雄安
 在千秋恨血凝碧我欲攜酒重來佛狸祠下字暗蒼
 苔石社鼓神鴉渾不見一片青青薺麥夜月瑤枝春風
 水調肯慰淹留客翩然歸去天風扶下雙舄國朝
 金敬敷一翦梅詞一自參軍賦作蕪落葉秋蕪芳草春
 蕪東南此地果成都沃壤揚都好夢江都六代兵爭
 起赤烏睥睨栖烏楊柳啼鳥如今花月醉當鑪青粉青
 紅鑪

江都故城在江都縣西南四十六里漢置江都縣屬廣
 陵國後漢屬廣陵郡三國時廢晉太康中復置東晉省
 入興縣劉宋元嘉十三年復置仍屬廣陵郡一統志江都
 故城在縣西南四十六里城臨江水今為水侵無復餘

址太平寰宇記

江陽縣城北齊增置江陽郡與廣陵郡並治隋開皇十
 八年改江陽郡為邗江縣大業初復以邗江縣為江陽
 縣唐初併入江都貞觀十八年長史李藻奏割合瀆渠
 以東九鄉復立焉五代南唐置東都於揚州省江陽縣
 入廣陵郡

本化縣城隋大業十年分江陽又立本化縣於郡南半
 邏合瀆渠城在郡東北一十八里雍正志引大觀圖經
輿地紀勝方輿勝覽諸書皆無隋置本
化縣事大觀圖經其書不傳莫可考
 揚州大城建炎三年知州一作知府郭棣築宋名臣言行錄即廣陵

舊城周圍二千一百八十丈在今城東北二邊二門遺址尚存北濠即今柴河其上城基培塿可尋南濠即運河今日蔡家山者相傳謂其南角樓也東門在東水關內古家巷北嘉靖間以築新城居民利其地為屢遂白當道撤其址萬厯江都縣志又有子城亦曰牙城雍正志楚子城 金城今不知所在辨見事畧志

章臺宮江都王建游章臺宮令四女子乘小船建以足蹈覆其船四人皆溺二人死漢書江都易王非傳

臨江宮大業十三年二月大駕出楊子幸臨江宮大會賜食太平寰宇記引隋書案輿地紀勝江都縣下又有楊子宮考舊府縣志俱不載惟乾隆江都縣志

云臨江宮在楊子津一名楊子宮

顯陽宮隋宮在江都王士點禁扁

北宮在茱萸灣大業初王宏奉敕修江都宮此其一也後改為山光寺

顯福宮在府東北隋時城外離宮也宇文化及等弑煬帝奪江都舟楫行至顯福宮虎賁郎將麥孟才等謀誅化及不克即此方輿紀要

崇道宮先主昇元四年冬十一月改東都積慶宮為崇道宮南唐書

宋徽宗行宮靖康元年二月徽宗避金虜至揚州詣章

武殿行香士民迎鑾乞駐蹕揚州時已定議南渡京口

乃留后妃諸王於揚州辛酉駕旋幸山光寺萬麻江都縣志

高宗行宮建炎元年九月二十一日戊申元祐太后及

六官至揚州正衙牌曰車駕巡幸駐蹕之門三朝北盟會編

顯陽殿漢厲王胥置酒顯陽殿召太子霸及子女董嘗

胡生等夜飲使所幸八子郭昭君家人子趙左君等鼓

瑟歌舞漢書廣陵厲王胥傳國朝郭士璟詩鸞殿

散更有紅樓怨玉笙

凝暉殿大業十三年二月煬帝幸臨江宮并百僚餞於

凝暉殿庭舖戲為樂數日時羽葆初成霜戈花警羽旆

龍旌橫街塞陌二十餘里暉翳雲日前代羽衛無盛斯

時太平寰宇記國朝郭士璟詩仗引笙歌翠輦留

羽旗蔽日大江頭殿前歌冷鴛鴦瓦誰識淒涼滿玉

南唐諸殿先主昇元四年冬十一月改東都文明殿為

乾元殿英武殿為明光殿應乾殿為垂拱殿朝陽殿為

福昌殿南唐書案府志又有崇元殿先慶

集英殿建炎二年八月甲戌上策諸道正奏名進士於

集英殿繫年要錄案集英殿策進士一

唐制敕院唐天復二年冬十月李儼至揚州楊行密始

建制敕院每有封拜輒以告儼於紫極宮元宗像前陳

制書再拜然後下資治通鑑

宋郊壇建炎二年八月車駕至揚州築壇於江都縣之

東南是歲冬至祀昊天上帝以太祖配享宋史禮志案輿地紀勝

云郊壇在城裏法雲寺是又在縣之東北矣兩說互異存以備考

萬歲樓劉宋徐湛之為南兗州刺史於城南起萬歲樓

以望鍾山樓下即萬歲橋太平寰宇記何遜於城南起萬歲

樓以望鍾山唐李益有詩名勝志案宋書及南史徐

樓湛之更加修葺南望鍾山未嘗有樓名也寰宇記謂

為萬歲樓不知何本至何遜宦蹟未到廣陵輿地紀勝李

益詩但云萬歲橋邊一送君亦未及樓姑存以備考

積大江雲欲起翠分千嶂雪初銷遠天帆影藏春樹荒

永寧樓大建十一年春正月丁酉有龍見於南兗州永

寧樓側池中陳書宣帝紀

迎僊樓高駢末年惑於神仙之說呂用之等援引朋黨

恣為不法中和元年用之以神仙好樓居請於公廨邸

北跨河為迎仙樓其斤斧之聲晝夜不絕費數萬緡半

歲方就自成至敗竟不一游局鏘儼然以至灰燼廣陵妖亂

志駢建迎仙樓高八丈飾以金珠璫玉侍女衣羽衣新

聲度曲以擬鈞天薰齋其上唐書高駢傳唐羅隱詩

轎音鶴信杳難迴鳳駕龍

車早晚來仙境是誰知處所人間空自造樓臺雲侵朱

檻應難到蟲網窗永不開仔細思量成底事露迎風

擺作塵埃國朝陳章詩唐政已不綱扼要仗節度

江淮此巨鎮何乃付庸孺不思勒景鐘妄誕以為務張

呂固小入木腐始生蠹銀筒謂易求丹邱通有路縹緲
結飛樓滄波跨百步風雲入窗櫺日月炫丹素撞鐘吼
華鯨英香鬱烟霧羨門高誓流拱手冀一遇青鳥斷消
息木鶴懶軒翥迎得畢將軍哀哉終不悟片掾早飛灰
遺基莫知處獨立俯
蒼茫一誦江東句

卷書樓宋高宗駐蹕揚州以提點刑獄公解為尚書省

禮部在西北隅卷書樓下 北山集 宋程俱寓直詩三
入南宮更白頭夜寒持被卷

書樓那知趺足徧天
下投老浮山省舊游

十三樓不知何時建久廢明鄭元勳重築亦不知所在

宋蘇軾南柯子詞山與歌眉斂波同醉眼流遊人都上
十三樓道是竹西歌吹古揚州 菰黍連昌歎瓊彝倒

玉舟誰家水調唱歌頭聲遠碧山飛去晚雲流 明鄭
元勳十三樓賦并序余弟選勝河干搆樓水末廣不踰

於百步深若歷於千迴遠眺殊容近收異態靡不令登
者宵盤畫憩而不忍下也因憶坡公詞云游人都上十

三樓不羨竹西歌吹古揚州十三樓者蓋取婷婷孌孌
曲却稱其體遂錫以名不謂可為阿嬌貯也會子友王

修之據為納姬地若有巧應其識者花燭之夕社中各
為詩詞美樓中之人而不為樓美余甚以為缺然乃援

筆漫為之賦詞曰彼美人兮有懷余動帶眼先交琴心
既送適洛浦以遲神赴陽臺而尋夢乃有紫茵碧蕙白

玉丹霞乘波如炯貫月為榭雖無千迷之道亦成四望
之車近羅麗囑遠攝清輝玉岫金庭之列障瑤林瓊圃

之作幃若夫藻帟映佳日綺戶臨清波語禽變乎疎柳
拳鷺綴乎殘荷鴨頭綠映雁齒紅拖爾乃卜佳辰肅良

遇翠屏張錦帳護九頭綠映雁齒紅拖爾乃卜佳辰肅良
冽嘉月可陶香燃龍腦燭舉螭膏彩炫醉纈響奏仙城

羨衛宮之鬢髮誇楚館之纖腰洵唇彩而眉萼况骨玉
而肌瑤豈蕊淵之乍降或鶴馭之疑飄雖白袷郎之得

桃葉而弄玉女之挾鳳簫未足比其佳耦者也既而香
露方灑油雲乍定剛甲柔苧交加不禁臂亂華鬢胸留

檀印鳳晨而蛾眉待畫鸞暮而嫋眼含羞山光林靄宇
肅庭幽或飄飄而舞袂或窸窣而歌喉或折花而覽鏡

或取月而掛鉤或指水宿之交嗒為誓或借巢居之接

羽是酬或紙養芙蓉而索句或衣薰荳蔻以襲裘抗河
東之獅子挾洲上之雌鳩肆目前之沉樂忘睡至之洽
憂過而望之莫不捐袂江中遺珮澧我見必憐君心
應死於是咸指斯樓而為之歌曰榮椽靈炬兮神之宮
闕干十二兮比巫峰中有人兮陋飛瓊迴翔天際兮子
懷冲仲又歌曰上泗下泗兮日相過涔雲籠月兮光如
窠常飛花箭兮令我婆娑

淮海樓宋帥相郭棣即揚州城南為淮海樓集 江湖長翁 宋陳

造淮海樓賦娛暇日以登覽兮若斯樓之巨麗
於空闊兮循雕欄而徙倚目定眇而猶眩兮足竚立而
竦猗棲浮靄於朱甍兮遲義馭於平楚來禽去雁却略
跼踟而振去兮霧霏幕奕蒨肆而在下陵迴漢而舉飛
雲兮騫鵬舉之垂天灝萬井而數計兮挹峰磴之橫前
吳封楚甸問列疊出而自獻兮納未愁明霞斷烟翻
海門之塊時兮眇浮王之自獻兮納未愁明霞斷烟翻
之紆餘修鱗之蜿蜒曠莽恢大四向而無際兮筵衽席
而瞭然我遊武昌載登南樓想元規之遺躅洎典午之
清流緬懷仲宣登樓有作顧臨眺之信美終回遑而靡

樂孰知夫曠千載而相望巨賢否之俄度惟汾陽公分
君相憂功存宗祧身臨邊陲屹控阨之巨防躬熙代之
康侯靜鎮榆塞創為茲樓將歷覽而俯省目所圍之備
周深計遠圖寧為觀游彼擁扇而障塵每解顏而借羞
揮旌纛而少弭蕭賓僚之濟濟匪晉公之儀曹外郎陳
思之陳楊應劉疇獲偕此玩面世之隆岬瞰山川而顧
指表桑麻中薨宇揭舒畫軸兮對主賓之燕喜借胡牀
於未席容霜毛之客子儕氓塵而分惠殿羣英而薦醴
浩逸興之漂蕭豁幽懷而憑虛倚北戶以微睇儼桑粉
之敞廬親色笑於犀塵陪觴詠於晨舖斬依劉之羈棲
曾愴惻之不無訂休戚於今昔詎劣優之錙銖夫此眾
君子之所扳援遇逢之厚幸願餘瀝之巧予者也羌勝
集之超然寧飫宴之云計究樂事之攸寓後謫仙而鮮
繼進牘命賦合辭一喙泚吾筆而長吟颯天風之搖袂

涼樓在縣治西萬麻江 都縣志

中和樓在大東門外大街同

慶豐樓在府東北大街西寶祐志云使酒庫在大市東

卽今慶豐樓同上

雁行樓見元宋无揚州郎事詩

竹西樓見元張翥憶維揚詩

江淮勝槩樓在縣南四十五里瓜洲鎮正統十三年工

部尚書周忱建萬麻江都縣志明王英江淮勝槩樓

書赴南京過維揚知府韓侯語予曰瓜洲江淮勝槩樓

工部侍郎周公作也肇工歲丁卯秋踰年而成瓜洲東

南大鎮閩浙諸郡與海外番國遣使貢獻朝廷差遣使

臣暨漕運商旅之舟皆由瓜洲濟江逐利者渡以小舟

風濤洶湧多致覆溺公造二巨艦以善舟者載以渡之

又屬之民趙琦作石隄出江岸以機舟登岸者便之

然舟無候館或風逆雨暴水溢潮湧行者叢立於隄中

視愕然咸有憂色公建樓五楹枕於石隄上闢窗牖中

置几榻以處使客貴遊之士下通其中為路其旁以息

行旅其後置廚爨以便其飲食凡渡江者遇險則止無

復憂恐而登樓者可縱目一覽江山之勝遂名樓曰江

淮勝槩敬以請記明年己巳今上嗣大寶子走朝賀既

還與巡撫淮甸吏部尚書趙公巡按監察御史蔣公相

遇於揚因往鎮江及瓜洲登樓四望大江南來浩渺無

際金山峙於中流而京口諸峰羅列如屏障景物之勝

舉在目前竊思古之君子善於為政者凡利民之事大

小必為之三代之時道南甸經理財賦國用充羨生民

寓舉皆有備周公巡撫南甸經理財賦國用充羨生民

安富上下蒙其利凡二十年矣而造舟作樓特餘事耳

人在韓侯進日敢請書以記於樓遂為之書公名忱字

恂如江西吉水人永樂甲申進士由翰林庶吉士擢秋

官主事累陞侍郎今拜工部尚書趙公名誠大庾人自

大觀樓在瓜洲鎮南城上明萬厯己卯揚州府同知邱

如嵩建

國朝康熙元年江防同知劉藻重建

劉藻重建大觀樓記

斯城之為要地瓜城之東南西北皆具樓櫓也然有城知
隅別有樓名大觀知斯樓之為勝地余以庚子歲來揚
分守茲鎮值兵燹之餘城已頽塌崩圮詢樓所在則僅
存故址而已緣城非郡邑歲修無額設故艱於上請或
請多弗應以故前此雖知為急務咸歎息而去余至是
方申請議修會大司馬中丞林公備兵使者杜公臨江
週城閱視則詫曰此要地也為南北一線之咽喉豈直兩
淮門戶曷不堅爾城於是具題揚屬捐俸修理余蒙委
董是役以孟春之吉鳩工今孟夏竣事城堅完而江防
之形勢乃備因謀還斯城之舊觀則莫若大觀樓者蓋
長江萬里如帶如縈其上則三山巍峩龍虎之所盤踞
也其下則三江浩瀚奔濤赴海日月之所吞吐沐浴也
當前潤城諸山屏立筍茁相就如几案間物以至烟嵐
晴霞之變現風濤之洶歛雲樹之出沒其勝無不畢萃
思昔人作籌邊樓圖山川道里於壁孰若斯樓之不假
圖繪指點形勢已在目前或閱樓船試戰士坐論之頃

於以消鯨波而致海晏不獨恣其游覽吟風醉月而
已也余初以城丁之艱其上請也未計大觀樓之費特
自捐俸金為聽三楹廳前作小捲三楹蓋未能建層樓
也崇其臺以爲之基其規模高闊略與舊等凡名流題
詠彙置於壁以語鎮之紳衿耆老咸悅曰能如是是亦
足成勝地矣因鑱石而爲之記 王士禎記自荀中郎
鎮京口登北固以望三山發縹緲凌雲之歎聞其語想
見其地而思褰裳濡足者多矣所謂凌雲亭者在北固
多景樓側地既偏隘又傾圯不治子嘗登而歎息之若
瓜洲城南隅之大觀樓舊矣至順治十六年海舟入犯
燬於火康熙元年防江郡丞劉君以江海多事奉開府
監司檄修治城堞增治樓櫓斥堠因慨然規樓舊址經
營重創三月而畢役宏麗高明倍於疇昔既落成俾子
記之竊嘗考諸傳記潤州當天下精兵處由金陵左顧
則武昌九江右顧則京口自漢末以來皆為豪傑之所
必爭兵家所謂如率然首尾相應天下有事各屯重兵
相為犄角而京口尤當南北館穀襟江帶海號稱北府
故守金陵必先京口譬藩籬之衛堂奧也揚潤相距不
五十里片帆可達而瓜洲扼其衝隱然為重鎮舊設探
江都御史行臺又設江防分府而治近且開都督府增

督鎮三營兵將屯守其地與京口都統大軍相望為聲
援故守京口必先瓜鎮警手足之捍頭目也己亥之歲
海氛盡熾潤州不守瓜洲繼陷朦朧鱗之屬崇明孟
河以至金陵皖口黃梅之間王猷允塞督府協力武臣
庭然罔或一矢加遺者賴瓜儀諸城餘孽宵遁江海復
用命旬月之間恢復京口瓜儀諸城餘孽宵遁江海復
寧然猶雁主上宵叩之憂命重臣帥八旗禁旅
星馳電掃以奠南服其所安者固大而為震赫亦
已多矣向使得如君數輩分江南北修城堞治樓櫓
嚴斥埃凡所為綢繆陰雨者無或不至長江天塹寇能
飛渡乎哉今海上無事淮間號稱小息而君猶殷然
為苞桑之慮又以其餘重建斯樓以為宴游嘯詠之地
其功德固足多而其風流尤足誌也嗟乎當軍興旁午
之際羽檄交馳雖江山之勝風日之佳遊觀眺聽之美
賓佐僚屬相顧憂悒若終日又安能肆其心志而發
舒於歌詩文章之間今日戰守備具海波不揚余與君
以暇日登斯樓也俯江流望南徐北指廣陵西眺建康
山川秀色如可攬擷五州之勢若指諸掌不亦可樂而
忘其憂乎余先成七言詩二章君與監司杜公繼作各
錄諸石以紀歲月興廢之由杜公諱溱丁亥進士山東

濱州人君諱藻遼東蓋州人杜漢詩大觀樓外俯
曉江靜魚龍晝寂寥寥北固鐘聲寒出寺南徐草色綠隨
潮天臨平渚疑虛敞人倚危欄欲動搖歎息伊婁河上
柳六朝烟雨至今朝王士禎詩白蘋洲上望南徐吳
閣如霞切太虛江左名流能坐嘯玉京仙子好樓居三
王城郭秋風裏楚塞帆檣落日餘更向夜涼彈寶瑟
山空翠滿衣裾如練江光照素秋層城縹緲見飛樓
披襟欲攬三秋色濯足真臨萬里流帆出雲中開島嶼
人從鶴背俯滄洲冷然竟日能忘返蠟屐何妨續勝游
清切三山影流光萬里愁有懷謝逸江左思悠悠
魏嘉琬詩莽莽風篷送眼迴無端鳥雀夕號哀就世漁
欲刺船去何人肯與抱琴來登樓景物誰能賦出顧圖
樵定有書入青空徒咄咄孤猿獨鶴省徘徊顧圖
河詩滔滔百頃莽奔馳極北樓開日霽時城打白波三
版淨塔當孤島半天支剪江舟楫飛騰疾拜浪豚魚出
沒奇我亦登高能賦者女牆片碣好留詩何當釀酒
甲羣雄目送湯湯逝水東天塹魚龍回蕩潏潏神山金碧
寫虛空身憑樓角千帆雨心湖江門一篋
風淺渚不波舟不繫故應多讓狎鷗翁

藏書萬卷樓未詳所在揚州葛氏建

山帶閣集 慎中詩 廣陵葛子

真磊落落大笑時人寶珠玉先世遺金盡買書籌籬祇與
韋編博善藏選地起高樓樓上陳施盈萬軸錯置方隅
皆滿牀臚分甲乙為題積趙卿如見應驚歎楚史多知
猶未讀開牖晴朝雲色鮮垂帷深夜藜光燭已看收拾
遍人問更說討論窮士族漢室古文壞壁餘晉代穿瑩
出竹書學士睢野嗟未覩儒生誦守愧空虛何言敢失
千年後獨在君家完古初 朱曰藩詩中都葛君有道
士三世僑居廣陵市天生妙用志不金薤琳瑯殺青
字漢帝虛疑三篋書邊韶曾稱五經笥竭來傾蓋邢江
邊知我所癖心相隣不辭寶藏出宛避更開武庫森戈
誕嘗言心悟法華轉莫使多方惠子偏墓中威斗豈足
辨宮內騶牙空復傳君家世傳雅川學不獨遠尋勾漏
藥聞君購書起樓時飛梁聳出彭城閣丹砂句讀細磨
勒蜀錦裝池恣裁削金樓子內收未備竹素園中舉還
畧輕車重馬四方來秘府靈山一時鑿樓西住近賈胡
宅積中十襲來重譯夜夜文光薄斗牛火齊珊瑚爭敢
射乃知真好不誤人世問尤物皆無益江花漠漠江水
空江上芙蓉千竹林願乘素舸泛秋色上樓一解囊中

琴為君彈出眾山響

滿壁皆成金石音

元珠閣在楊子宮

萬麻江都縣志引揚州記

延和閣中和元年冬高駢起延和閣於大廳之西凡七

閒高八丈皆飾以珠玉綺牕繡戶殆非人工每日旦焚名

香列異寶以祈王母之降及畢師鐸亂人有登之者於

藻井垂蓮之上見二十八字云延和高閣上干雲小語

猶疑太乙聞燒盡降真無一事開門迎得畢將軍此近

詩妖也

廣陵妖亂志 洞天香壇處處繞

國朝郭士璟詩簾捲珍珠一

迎來也 是仙

慶雲閣在瑞芝坊唐張祐游揚州詩閣想慶雲登即此

輿地紀勝

雪薊閣在府治正堂後後移揭於郡圃以名亭

萬麻江都縣志

引寶祐志

案雍

正志作雲薊閣誤

水閣

國朝丁日乾蕪城水閣詩廣陵勝地成劫灰華

臺吳歌楚舞久淪棄重見春燈态壯麗琉璃寶色入腮
明翠恩擁列名山記卻憐災疹盛淮揚綺院華筵不更
張市橋搖落空垂柳畫閣依稀鎖夕陽偶來欲與蕪城
史寂寞江花照江水遺老招呼集綺樓譚言觀譚酒清
旨開軒落日射如電紅亭畫舫參差見須臾傳點五色
鐙千家無光一樓絢半酣洗淺席欲更客起憑欄水無
聲板橋鐙火行未絕鄰家笑語偏多情繁華再觀開元
舊電火聊為樂昏晝天明不放酒盃空詰朝起舞為君
壽

彤雲閣在瓜洲卽宋史龜山寺閣乾隆四十四年王漢

標重建

曲江濤閣江闔居也秀水朱檢討藝尊辨曲江卽浙之

羅刹江江都汪明經中作廣陵曲江證以辨誤

案舊府縣志載有東閣相傳為梁何遜詠梅之所故

杜甫和裴廸詩有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

州之句考楊用修丹鉛錄謂東閣官梅乃新津之地

子美以裴廸逢蚤梅作詩故引何遜比之非揚州有

東閣也又云遜集無揚州梅花詩但有蚤梅詩宋人

假子瞻名作杜詩注云遜作揚州法曹廨舍有梅一

株吟詠其下後居洛思之請再任揚州值梅花盛開

相對徬徨終日考遜本傳未嘗為揚州法曹是時南
北分裂洛陽魏地遜為梁臣何得居洛陽又請再任
乎據用修辨足破宋註之謬但風臺月觀明用揚州
事若因注妄而並疑其詩則太泥矣惟宋張邦基墨
莊漫錄明晰可據其略云杜詩還如何遜在揚州不
詳遜在揚州之說以本傳考之梁天監中遜為尚書
水部郎南平王引為賓客掌書記室薦之武帝後見
別本云南平王為中權將軍揚州刺史望高右戚實
曰賢王東閣一開競收楊馬遜詞藝早聞故深親禮
引為掌文記室乃知遜嘗在揚州也但東晉宋齊梁

陳皆以建業為揚州隋始以廣陵為揚州則遜所在
之揚州乃建業非今之揚州也至於月觀風臺詩內
明云卻月觀凌風臺與徐湛之在南兗州所建之月

觀風臺何涉附此以備參考

蕪城古臺

宋釋保暹登蕪城古臺詩無處堪高望城邊
出霜嚴萬木摧遲吟不能下滿眼是塵埃
明高穀登

廣陵城臺詩城闕疑春望人烟落照中山河仍禹甸草
木自王風地控江淮阻途兼南朝通菁華騰楚城國俗
染隋宮野曠羅紈合衢長錦繡充星繁開綺戶鱗次列
朱蘂柳葉歌催放池冰酒滴融促絃繁亂蝶悲管咽孤
鴻雜沓隨高蓋登臨集巨公因依盟指日擺脫氣凌虹
石座珊瑚大秦樓翡翠濛王孫金鑿落娼女玉玲瓏選
勝朝朝聚留歡處處同晴漪浮桂楫爇樹長蘭叢烽警
遙傳北星氛倏轉東庶司方悄悄務煩忽忽競插魚
囊箭俱張虎鬯弓教場喧閱武太守勉臨戎百雉修墉

峻羣龍畫幟雄軍需供估客兵使執兒童細草
蕭條絳繁花寂寞紅從來佳麗地迴首意無窮

煬帝釣臺大業七年二月己未上升釣臺臨楊子津大

宴百僚頒賜各有差隋書煬帝紀 案舊府縣志並引 大業雜記茲據正史載 國朝

郭士璟詩宴罷秋空香霧飛江濤一瀉翠
珠圍石頭霜落漁竿影不印簑衣印錦衣

楞迦臺唐李羣玉將游羅浮登廣陵楞迦臺別羽客詩 清遠登高臺晃朗縱覽歷濯泉喚仙風於此盪

靈魄冷光邀遠目百里見海色送雲歸蓬壺望鶴滅清
碧波瀾收日氣天宇回澄寂百越落掌中十洲點空日

身居飛鳥上口詠丹元籍飄此出塵籠想望吹簫客冥
冥人世閒歌嘯不足惜竭來羅浮顛披雲煉瓊液謝公

雲岑興可以躡高跡吾
將抱瑤琴絕境縱所適

望江臺在瓜洲宋詩完顏亮南侵築臺望江故名楊萬里過

瓜洲
詩注

案舊府縣志載有孔融臺李德裕金松賦序廣陵東

南有顏太師猶子舊宅其地卽孔北海故臺又舊志

云城東南有高士坊相傳卽孔融故宅有臺在宋手

詔亭傍亦名寶鏡巷考孔北海生平未至廣陵其臺

與宅疑在海西海西漢屬廣陵衛公云廣陵東南者

仍漢之舊名耳舊志不知所據何書沿誤已久姑存

以俟考證

浮山亭在縣治西禹王廟內相傳禹昔排山鎮水山浮

地中建廟築亭

東陵亭在宜陵鎮後漢書郡國志廣陵有東陵亭案東陵聖

母事別
見釋老

澄月亭 懸鏡亭 春江亭已上三亭在縣南二十七

里楊子宮西皆煬帝置 太平寰宇記

玉鈞亭在江都縣唐李夸簡鎮淮南於城西南見新月

如鈞遂建此亭 趙宏恩江南通志 案萬麻江都縣志

李夸簡於城之西南建亭曰玉鈞以竇詩考之當以趙說為是 唐竇鞏詩西南城上高高處望月分明似玉鈞朱檻入雲看鳥滅綠楊如薺繞江流定知有客懸陳榻從此無人上庾樓今日捲簾天氣好不勞騎馬看揚州

楊子津亭 唐吳融題楊子津亭詩楊子江津十四經紀

依舊青前路莫知霜稟稟故鄉何處雁冥冥可憐不識生離者數點漁帆落暮汀

碧筠亭中和元年詔於廣陵立高駢生祠并刻石頌功

德差州人採碑材於宣城及至楊子縣呂用之一夜密

以健牯五十牽至州南鑿垣架濠移入城內及明柵緝

如故因令楊子縣申府昨夜碑石不知所在遂懸賞購

之至晚云被神人移置街市駢大驚乃於其傍立一大

木柱上以金書之不因人力自然而至即令兩都出兵

仗鼓樂迎入碧筠亭 廣陵妖亂志

延賓亭五代楊吳時徐知誥以兵入廣陵定亂遂為淮

南節度副使於府署內立亭名曰延賓以待四方多士

命宋齊邱為之記 案萬麻江都縣志作延賞亭云在城左北廂南唐李昇建以待四方之士

後徙於城南兩說互異存以俟考
宋蘇舜欽詩亂蟬咽咽柳霏霏獨上危樓俯落暉江外山從林下見城中人向渡頭歸風烟遠近思高遜豺虎縱橫歎息機出處兩乖空自繞傷心吾道欲何依

手詔亭宋時建府志云孔融臺在其傍

觀風亭歐陽修於景祐三年七月至揚州遇秀才廖倚

及子聰飲觀風亭見于役志

溯清亭歐陽修於景祐三年七月在揚州飲邈清亭會

者集賢校理王君玉大理寺丞許元太常寺太祝唐詔

祠部員外郎蘇儀甫同上

四柏亭宋元豐中鄒浩為教授作四柏賦其序云廣陵

學宮廳舊為夫子廟庭植四柏皆凜凜合抱後莫究其

所清熙中重建學宮文學掾彭方仍植四柏於廳事之

南因以名亭宋孔夢斗詩道鄉採芹暇手植四株柏相

諫臣跡柏亦助道鄉每號風雨夕柏死公不死大名日

皦自後人補種之存棠思召伯亭亭儼相持撐雲空百

尺是柏出雖晚風致猶古昔我來跋遺芳清坐假一席

徘徊意難舍猛把闌干拍寄語景行人用意幸勿窄

釋道潛詩頻宮本淒涼庭戶無冗長蒼然餘四柏終日

清相向夫人擅所有高懷益超放炎蒸五六月大厦如

甕盎涼飈天外來披拂逾一餉况如乘虛舟破月渡溟

漲嚴冬眾木死薺薺獨無恙非永造化私故與冰雪抗

宜亦有神明茲焉陰所相

高麗亭在南門外元豐七年詔京東淮南築高麗館以
待其國朝貢之使中有亭亦名建炎亭廢紹興三十二
年向子固重建扁其門曰南浦亭曰瞻雲為迎餞之所

萬麻江都縣志 案嘉靖志作南麗亭府縣志因之南
疑高字之誤也 國朝郭士璟詩遠陌方停近驛通

去來舟馬任西東亭前老樹
牆頭出閉送蒼烟極浦中

轟雲亭在南門外瀕河舊名同禮紹興閒鄭興裔建嘉

定閒崔與之易今名

明月亭 宋孔武仲明月亭詩杳杳蕪城起暮鐘亭亭華
月照秋容便疑碧海依牆塹雲水情知隔萬重

羽揮亭在城東北宋郭杲穴城作門面水架亭扁曰羽

揮

臨江亭在瓜洲 案輿地紀勝有瓜洲亭引崔仰詩云落
潮鳴下岸飛雨暗中峯即此 宋潘聞

詩誰構危亭已半空野人時得恣疏慵閒觀楊子江心
浪靜聽金山寺裡鐘醉臥豈能妨燕雀狂吟爭不動魚

龍夜來雨歇蛙聲亂
憶昔嵩陽千萬峯

肄武亭慶厯二年太常刁君建

宋王安石新園亭記諸
侯宮室臺榭講軍實容

俎豆各有制度揚古今大都方伯所治處制度卑狹軍
實不講俎豆無以容不以偏諸侯哉宋公至自丞相府
化清事省喟然有意其圖之也今太常刁君實集其意
會公去鎮郵君即而考之古府乾隅夷弗而基因城而
垣並垣而溝周六百步竹萬箇覆其上故高亭在垣東
南循而西山十軌作堂曰愛思道僚友之不忘宋公也
堂西北鄉袤八筵廣六筵直北為射埒列樹八百本以
翼其傍賓至而享吏休而宴於是乎在又循而西有十
二軌作亭曰肄武南北鄉袤四筵廣如之埒如堂列樹
以鄉歲時教士戰射坐作之法於是乎在始慶厯二年
十二月某日凡若干日卒功云初宋公之政務不煩其
民是役也力出於兵財出於官之饒地瞰於公宮之隙
成公志也噫揚之牧與監東南所類仰天子宰相所垂
念而選繼乎宜有若宋公者丞乎宜有若刁君者金石
可弊已
無廢已

迎波亭在縣南瓜洲鎮

宋王令詩海面清風萬里寬偶
來如已脫塵關自嗟客市無虛

日卻被斜陽占盡山海鳥不來青障靜漁師歸
去暮江閒從來雲水有期約只待功成是厚顏

四望亭在州治南崔與之建萬麻江都縣志引寶祐志

申申亭宋揚州進士滿涇築宋王令詩申申亭者名自

兼忽當世為若曰所優非所及因以遜世無悶辭丈人

疏高喜自適去不限約來無時門無賓僚車馬絕室有

几杖衣冠歛夜徑行招海月伴書榻坐與天雲期春林

瑄和鳥聲好勝聽俗論相啞啞塵埃縱爾得風力卒不

到此徒自飛亭前朱有冶態亭下白白無俗姿好木

留存竟見實惡草鋤拔無容茨嘗聞景勝未易敵須有

大句相參差故吾經年不敢往日望詩老力可支偶來

為游適已晚花梢尚有春餘遺高哦遶樹惜時節拾嚼

紅片行遠迤回看北林竹萬箇寒翠欲起凌人威清風

時來助氣勢塞甲夜聚言語私方將投閒日來此腳踏

樹下成交蹊無端塵土又為隔明日跨馬西北馳心思

夢好定頻到不

必直俟歸風吹

江風山月亭在瓜洲鎮東南元揚州路總管熊漢卿別

墅也鎮南王嘗避暑於此元張翥詩風起西津斷客艘

沈江樹雨帶龍腥出海濤開闢自天留壯觀登臨唯我

老英豪放舟擬就金山宿一夜清風襲錦袍明王良

詩往日扁舟渡揚子水榭風軒吾舊游天籟動波蛟窟

夜雲根倒影兔華秋嵐光漠漠浮京口樹色依依到石

頭試與題詩分物色玉簫吹月上揚州國朝先著

勢賴有金焦砥怒濤風月去來存事蹟山川今古屬人

豪登臨莫話炎興代易有閒愁感布袍魏嘉琬詩一

髮青天失萬艘峭風落袖迴憑高隔雲飛錦入寒月對

海彈琴清夜濤集響空多宜嘯癖能吟老去尚詩豪賦

今避暑名園地蓼

岸秋容認草袍

採芹亭元揚州路學有採芹亭盛如梓老

一鑑亭明徐九臯廣陵行院一鑑亭詩遲日幽亭麗春

風載筆過籠烟芳樹暖入望白雲多跡尚羈簪

紋情元洽薜蘿遺茲元圃勝曳縱一長歌 柏欲凌霄
上梧全與鶴閒文魚屯水曲素鳥沒雲閒點易研柔露
焚香學閉關庭階春草長未許僕人剛 憶別五鳳城
同雲灑寒雪行游一鑑亭淑氣迴芳節徒重倚門思未
緣補袞闕飛來雙白鷗羨爾超塵繼 環亭幽草合一
鑑浚源開苔破行雲入人歸浴鳥來風文依石檻日色
隱層臺喜涉滄洲
趣臨歧首重迴

臺鑑亭在鹽政署正寢之西明嘉靖四年巡鹽御史戴

金建

明戴金臺鑑亭記嘉靖四年乙酉金奉天子命理
鹽政於兩淮而維揚乃其莅所院有題名碑樹於
堂之西軒偏且隘而石之下方亦就盈遂徵文以更其
舊鐫成置正寢之西隙地復以亭昔人謂君子不作無
益之費茲亭之建也雖廣不盈尺而匪雕從儉然一材
之購一工之役給資於公帑者均為費矣竟不避惜費
之嫌而勉於成者嘗較此之得失於銖兩閒蓋有什百
相懸者矣維古今豪傑之士偶經游歷寄笑傲於一觴
一詠之間者尚有傳述矧握憲觀風秉政一方而清議
之有關於又矧事專財賦竟則啟競嚴則斂怨而愛惜

毀譽之難協於人之情乎然事雖異情雖判而在我之
一念方萌神其幾於影響而為天下古今之直道者則
未始一日不存乎人之心以故事遠而益徵情判而終
合而人之賢否於是乎有定論維揚臺院監臨者邇名
自正統始以迄於今近百年其鹽政沿革之可否而人
之賢否與俱巨石載瞻某為過某為弗及某為芳躅之
可追某為傾軋之可戒因時以論事因事以求人得於
目睫惕於嚴師吾何為不思其所可法而省察其不可
法也巋然堅珉有箴規之默相幽獨之宇有昭鑒之恒
存豈直序次第榮爵里以為觀美之具而已耶故不以
題名顏其臺而以臺鑑云噫鑑之義大矣哉唐史謂以
人為鑑可知得失誠確論也卓彼先哲實為我師愧無
以承其後每悚然弗勝其任弗已於贅者芮良夫曰王
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也況鹽之利資於世與水火
同無時無處可閒然者矣論者每謂籌邊計而不復為
民足慮矧所及之地甚溥淮之南自金陵歷洪都盡三
楚而止淮之北由廬鳳至中州汝南為界鹽之類數除
水鄉僅六十萬餘引以應諸地眾寡之不侔也審矣持
迂見者尚欲為存積之說賣窩之弊已不勝其累而引
價歲增國既倍取於商商必倍取於農病商即所以病

農矣處竈戶者有私鬻之禁而不慮其養生薄海偏場
 竈通大半重貽商以買補積是數者而欲鹽之不足而嘉靖
 豈能行耶議者又謂正德以前未見其甚不足而嘉靖
 數年鹽價騰貴倍昔疑先後相去之迥不知正德前權
 奸假所之例大開私販之門而鹽出無數嘉靖改元秦
 御史懋功請命令本商納價宿弊一除而鹽之出有稽
 考貴賤之所以別也大抵弊極即思所以更法法立而
 意有未盡必思所以救其偏而後繼其久鹽政至於歲
 得百萬緡公家所入亦多矣又當為酌中損益之論溥
 其惠於民故予拳拳以減引價禁賣窩處通課增額數
 定時沽數事條陳上請以裨商民之萬一其可與否則
 在君相者之時措何如爾且將持此以告於來指若以
 其言是也幸為
 天下國家籌之

勁節亭在察院寢之北嘉靖戊子巡按監察御史石坡

李鉞建 明胡堯時勁節亭記嘉靖戊子秋八月初七日
 巡按監察御史石坡李公謂屬吏堯時曰察院

寢之北有隙地方可六七丈故有竹數十本余雅愛之
 因結亭於其南名曰勁節以自勵也汝曷記之堯時於
 是作而言曰節之義大矣其於道也為義為陽其於德
 也為貞為剛克其於人也為君子其於物也為堅多節
 而竹其一也夫竹虛而能固通而有制直而不偃俯而
 不屈貫乎四時夫是之謂勁節然而有本也在易為震
 陽卦也其象為雷竹之蟄也應雷而發從陽道也此其
 勁款甚焉譬之君子長善之象也太極動而生陽陽者
 善也故學莫大乎長善善莫大乎立節故詩曰瞻彼淇
 澳綠竹猗猗言君子瞻竹之美內省其德而思立節也
 雖然太上無節其次立節其次無節何也秉德不迥與
 道為一而渾然悠然變通無方不踰乎貞節之上者也
 獨行不隨率循矩方維道所在常變弗漓立乎節者也
 外觸內移棄其本貞狗逐如流莫知所執節斯蔑矣故
 君子於是觀竹焉是虛以受善觀其能固通以應物觀
 其有制直觀其不偃俯觀其不屈而亦有本也德性用
 事觀乎其蟄發傳曰陽明盛則德性用事節斯立矣節
 以章德德以張範以師在位以倡直言以屏貪儒以植
 化基以翼大猷監司之職也維公有焉詩曰惟其有之
 是以似之公之謂也堯時不敏敢請事焉公曰噫嘻太
 上無節聖人之事也立節者希聖之事吾作亭之
 意也無節者竹之弗如可以鑒矣汝其記之以俟

菊亭朱曰藩有菊亭記稱菊亭主人曰揚州卞公今不

知其處

山帶閣集

授書亭廣陵卞氏自其先世侍中驃騎將軍死蘇峻難

諡忠貞祠以太牢至今稱忠貞卞氏歷數十傳至汾陽

以文章顯屢上書不報僅得教授一邑無何以病卒於

官其子玉振偕其弟辨誦哀思不能已乃造授書亭畫

父像懸其中

許承家授書亭詩集序

國朝卞玉振

欲語氣嗚咽振也昔童稚體羸質尤拙此身仗我估每

遺百慮結慮兒更慮孫四孫傷天折因是愛護深重以

勤提挈垂帷學綴文守經戒干謁生事用自謀顧復及

瑣藝未報劬勞恩敢忘茹苦業昨歲諭淳溪除書來暢

月江干數日程惘然凋離別小子家累牽不獲隨行轍

所喜近抱孫無災慰契濶如何朝夕歡一旦定省缺寢

興味夙夜妖夢時重迭淳邑固僻隅一遭甘蕭瑟屈指

時剛逾我父容城發小艇急趨侍觀顏忽驚絕別父二

月多中懷難具述但覺肌肉瘦特母煩暑熱答云由勞

憊兼之從跋涉已屈攬揆辰中心實切切昆季紛盈前

稱觴儼行列疇昔飲量優談笑資麩葉每擅北海名未

虛南牕設頓覺不及前當筵寡歡悅承命石曰湖來往

恣騷屑父疾日益劇參苓備簡閱官舍有職司詎敢理

歸楫既劇旋又痊驚喜並倏忽趣兒暫言歸易兄相互

出暫歸合酸淒中宵寤豈帖遄往勿敢停對食氣若噎

依依床褥旁迴腸亦銷骨所冀藥餌攻庶幾二監滅醫

求京口良耆就大衍揲仲夏入季秋緩和一崩裂恫儀

罔不弔罔極忍中奪勉旃彌留訓一憶一崩裂恫儀

形親豈知便永訣丹旄邗江回朱瑟湖邊撒零丁涕潺

湲追維慚往烈顯揚迄無期雞豚養早闕人同風木悲

軟語亭在橋野郝明龍之居也

國朝郝明龍詩信步成良晤烹葵坐小亭罇

開八盞白菊翦護根青問譽君馳早論
貧我慣經倦飛機應息各看鬢星星

宿影亭許承宣承家昆季讀書處情恬堂詩藁又承宣築獵

微閣承家構碧摩堂見桑豸雪藕集國朝閔鼎詩

同靜夜自憐存色相曉來依舊錯天工流光暗度虛成

夢幻質欵斜半趁風睡起拂衣陰歷亂非關醉眼尚朦

朧虛亭有待各無心寂歷相看更有情佛說化身俱

放鴨亭見春莫謂終朝多變態縱然寤寐不沾塵中爽茅亭並陸鍾輝所築鍾輝有放鴨亭小

藁國朝陸鍾輝白題中爽茅亭詩依山傍水架茅篷

水館揚州春夜李端公益張侍御登段侍御平路密縣

李少府暢秘書張正字復元同會於水館對酒聯句追

刻燭擊銅鉢故事遲輒舉觥以飲之全唐詩劉禹錫詩序唐李紳詩舟

移淺浦參差合橋映晴虹上下連輕櫂過時搖水月遠

鏗繁處隔秋烟卻思海嶠還悽歎近涉江濤更凜然閑

憑闌干指星漢尚疑軒蓋在樓船

爭春館揚州太守圃中有杏花數十畷每至爛開張大

宴一株令一娼倚其傍而歌立館曰爭春開元中宴罷

夜闌或聞花歎有聲雲仙散錄

秋聲館宋陶穀云余銜命渡淮入廣陵界維舟野次縱

步至一村圃有碧蘆方數畝中隱小室榜曰秋聲館時

甚愛之不知誰家之別墅意主人亦雅士也清異錄國朝厲

鸚鵡詩鐵牛入宋初頭銜祇翰苑奉使下南天蘆碧汀洲
晚水村何人居風葉梢梢偃聲翻六月秋江吞萬里遠
榜題亦雅士竟與漁兄混奈何論強藩不盡王臣蹇情
昵社娘歌語隱公廚飯金鑿否人在空盡葫蘆本不如
此樓遲賓鴻識肥遜 蔣士銓詩八九月閒成室二三
更後讀書不用玉簫金管清商簫瑟自如 欄干凡字
亞字簾幌波紋篆紋妙悟不留色相觀空自得聲聞
幽花靜若詩老修竹疏於酒人雙荷不通不蔽三籟孰
假孰真 三千毘耶一閣五百大士此城欲聽樓中雲
影先觀郭外江聲 雪壁龍蛇欲動泥牆戈戟自排歐
公三日駐馬蕭郎一字名齋 野客牽蘿作幔幽人集
荔為裳不若江淹竹帳筆花夢入瀟湘 金銅老仙不
見化作千年靈龜元鶴翻翻一切有形如是雪獅紙虎
兔雄雌撲朔錯認竹根兩髓一何曾有聲姑妄聽之一笑
土牛喧寂分明 秋心何處可遣文字之友數來絕勝
四時喧寂分明 秋心何處可遣文字之友數來絕勝
笙歌院落夜深燈火樓臺 國朝厲鶚齊天樂詞簞
淒鐙暗眠還起清高幾處催發碎竹虛廊枯蓮淺渚不
辨聲來何葉桐飄又接盡吹入潘郎一簪愁髮已是難
聽中宵無用怨離別 陰蟲還更切切玉總挑錦卷驚

怯訝籬豆花閒雨篩時節獨自開門滿庭都是月

華蟲別館一名雄雉齋顧圖河之居也在縣治東大橋

鎮園中有亭曰花田雨笠又有奇石二一曰踞酒石一

曰欹帆石 國朝郭元鈺花田雨笠詩手芟新亭自乞

冠師翦刻成放步眼前詩彩盛解頤顏上酒紅生逢迎

不厭鬢髻出剝啄何嫌特地聲 作意誅茅借笠名短

簷高屋不須平四時雨裏遮頭足三日花閒慰眼成愧

我未為吹帽客異人徒作小冠生效顰要放收身屋花

樣如何 倩寄聲

鄂不詩館在南河下居士巷郎中陸鍾輝舊居也今為

中書舍人黃文輝宅又有連柯別墅文石軒碧陰山館

衛書樓沁春樓諸勝

董公堂在縣治正廳後寶祐志以為仲舒舊宅故名

四并堂魏公琦於郡圃得金帶圍花四朶分簪王岐

公珪王荆公安石陳秀公升之因建四并堂名勝志引孔武仲芍

藥譜又韓公琦於郡圃建四并堂取美景良辰賞心樂事

四者難方之義後圯慶元中趙鞏於郡圃復古名曰杏

邨重建韓公舊名題扁兼有柳徑竹陂等景方輿勝覽

國朝郭士環詩退食江城盡日看烟花斜日玉欄

杆開樽不厭頻傳蠟為惜人間四并難林昇詩魏公

坐鎮時忽想謝靈運築堂號四并美觀不可韞嘉木蔭

其左時鳥暢幽韻無端謝與韓乃分宋與晉我行懷古

紀勝游千秋更誰問清晝堂在縣志內寶祐志云宋嘉熙四年余晦建寶祐

三年淮東提刑洪燾加葺焉

康山草堂在揚州新城東南隅明永樂時平江伯陳瑄

濬治運河改道由城之東南委土於側隆然成山嘉靖

中增築新城循其麓為址啟禎閒大理寺卿姚思孝葺

為山館相傳修撰武功康海被放後寓於此聚女樂置

腰鼓三百副飲宴賓客一時稱盛禮部尚書董其昌署

其楣曰康山草堂後寢廢為民居布政使銜江春購其

旁屋大加修建以復思孝之舊而增廓焉明姚思孝詩

萎萎無復豪華似汴西猶有揚州舊時月翠禽飛上玉

梅啼國朝汪楫詩嗚呼自古宦官之禍亾人國多

少賢臣救不得我讀前史屢沾巾忽到康山重太息此

山故主姚給諫此山得名康修撰修撰一代之忠良嫉

重修揚州府志 卷之三十 古蹟一

視宦官如犬羊無端劉瑾執國柄欲殺直臣李夢陽道
獨相須不相忌陳實但肯弔張讓聖主何難宥狂吏錦
衣獄底慶重生金馬門前損令名無復鳴珂入翰苑可
憐著屐到蕪城吁嗟乎瑞禍最數先朝烈正人三度嗟
流血只圖聲名光竹冊那顧朝廷成瓦裂就中豈少苦
心人斡旋往往遭摧折憑高北望轉生哀萬里秋風
白骨灰只此山名藉康姓時有客抱樽來朱彝尊
詩一贊城隅出千家雪後勻江湖談往事絲竹老斯人
不厭尋幽晚惟應對酒頻寒梅意蕭瑟想見武功春
宗觀詩幽從喧境得極目快躋攀絕頂殊難狀過江無
此山陰晴圖障異歲月劫灰閒吾意航寥廓孤游款款
還借問山何代何須定姓康不煩憑險絕直上有空
堂雲渡低江嶺風收滯水檣醉吟招隱句叢桂更誰鄉
霞氣截山雨秋蟲亂樹鐙六朝烟水外危檻幾回憑
不堪論往事此地信歡娛風俗行厨勝逢迎車騎都盈
鶴看月異哀樂聽歌殊秘監門前柳西風響夜烏程
夢星詩城南一坏土高不滿百尺徒以康武功得名傳
往蹟裙屐擅風流琵琶自彈摘榮辱非所計實從慰岑

寂急難朋友情異代生感激至今董華亭大書作堂額
勝地會幾時棟宇半傾側竊喜不數武下有幽人宅暇
日常共登每怪門徑窄鮑阜詩何人能活李崆峒此地
絮同心榛荆為重關三月暮琵琶偃蹇大江東宦官
名高康武功烟草萋迷三月暮琵琶偃蹇大江東宦官
禍實深傾國朋友交猶見古風樂府歌鬟爭解唱鳴珂
著屐等閒中厲鶚琵琶仙詞休恨無山小欄外略借
江南眉色何況山在人家梯青喚雙屐吹不斷風前笑
語怕驚起退紅簾隙古堞飛帆平林指塔春望無力
舊知已觴送花迎畫歌舞屏閒未頭白誰道琵琶纔指
賸康家陳迹豪氣被蕭蕭草樹甚曳裾
有此狂客為問天畔歸鴻遠愁銜得
抱琴堂年復稍葺澹泊寧靜之堂東偏亭三楹以為退
食燕息之所落成適有遺余元人唐子華抱琴圖者因
以名之子華名棣吳興人與趙文敏相先後風流照映
於茗雲湖山之閒今此圖風俗蕭疏清遠而高負片石
屹立紅樹蕭然松栝不多具林壑之氣客有幅巾抱琴
行歌林下若無意於世者殆非高明之士不能作余友
曹秋岳周櫟園兩少農飲於斯展圖而披之動色咨嘆

以為唐君真蹟也亭不數笏繩床茶竈之屬粗具
 雜置圖書鎗碗亭前隙地稍植梧桐甘蕉修竹夏雨初
 過苔色交翠余每束帶折腰之餘偃息此亭便如散髮
 茂林之下濯足清溪之涘忘其地之近而身在市朝闕
 闕之閒也嵇中散云眾器之中琴德最優夫蔭元雲流
 惠風絃以園客之絲徽以鍾山之玉而無伯牙揮手鍾
 期聽聲嗟夫嗟夫終寧抱吾琴焉而
 已聽聲嗟夫嗟夫終寧抱吾琴焉而
 已亦名吾亭之意遂書以為記

有懷草堂在橋墅南凌元竊築

國朝魏禧有懷草堂
 記凌子蔚侯取小宛首

章之義題其草堂曰有懷謂予為記凌子蔚侯取小宛首
 陵城五十里在橋墅之南先君子實經始之未成而卒
 已而先母又見背吾之登斯堂也如見二人焉懼夫久
 而漸忘也乃以是名其堂嗚呼孝子之於親見其書冊
 梧捲仰其懷俯其几筵莫不愍然有傷於其心而況
 始其勤未亨其成凌子之言古孝子之志也當是時西
 南變起風聲及大江南北天下益多故君子以凌子有
 握粟出卜集木履冰之戒欲慎守其身以無忝其所生
 不獨梧捲懷栴之感也諸葛武侯曰苟全性命於亂世
 不求聞達於諸侯蓋亦慎之至矣然卒觀其所就夫豈
 苟全性命者所為哉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
 顯父母孝之終也吾聞謝文靖公鎮廣陵既築球邵伯
 為民瞻水患復置七墅為公餘游眺之所今橋墅其一
 也文靖當東晉時京室危日緩帶高屐泊然不加喜
 戚於其心若優游以終其身者既而淮淝功成處分早
 定於晉室有再造之力凌子居其地學古賦詩得毋思
 其人且小宛之三章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蠋
 羸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其四章曰我日斯邁而月
 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蓋深悲乎時之過中懼教
 誨之無似有陶士行致力中原惜分陰之志焉昔人謂
 士行結納賢豪興復東晉為不忘其母之教以至此鳴
 呼此善於言懷者也余故廣凌子之意而為之記且以
 告孝子之不
 忘其親也

西溪草堂

國朝費錫璜草堂賦井序康熙歲在戊辰
 余方弱冠村居江都之野田讀書西溪之草

堂與村中張子昭後村徐子竺村中表楊子先令家
 兄厚蕃及余五人同學詩於家夫子講下攻研深苦引
 繩削根不遺餘銳逾歲各有所就後遂轉徙四方舊業
 荒落今竺村留滯上京先令羈阻豫章余亦尋役西陵

惟子昭厚蕃侍大人村居追思舊好乃為賦曰西溪之
 陽學詩之堂有友五人於焉徜徉互水環綠迴林往蒼
 棊几晨淨綺琴夕張據圖散帙墨瀋浮光言詠疊進永
 日相忘於時夫子領羣英之秀諸賢選一時之良先令
 以樂府擅奇厚蕃以歌行擅長子昭以近體啟秀竺村
 以詩餘振芳余心醉於古詩亦謬為諸子所揄揚思若
 發而穎豎競鳳起而龍驤人樹泝水之幟家建赤城之
 標或囊頭而竟夕或裏被而終宵或折簪而不覺或倒
 衣而被嘲競舉旗而爭勝互求疵而吹毛苟幽奧之未
 秦寧追琢之憚勞構一意氣為之屏得一語舌為之橋
 相眎而嬉千古忽超固已渺百城於一粟小四海如秋
 毫矣忽燕楚兮散渙遂茲堂兮寂寥恨碧雲兮日暮憶
 芳草兮江阜江阜年年別淮南不見招春風二千里飛夢綠萍橋

焉文堂 東軒喬萊云江都韓魏斂才華為道義化騷

屑為滄蕩築焉文堂東軒歌詠其中有終於隱之志

集 國朝喬萊東軒銘吾友醉白營軒東向巷僻壤
 起復嶂琴樽盤旋文史跌宕青翦畦蔬碧傾甕釀况無
 過求何有缺望堪楊居齊詎
 庚園讓嵇阮之閒軒皇而上

東原草堂在城東七十里宜陵鎮宗元鼎舊居又有芙

蓉齋新柳堂梅花堂諸勝梅花堂前有古梅一株時人

謂之宗郎梅 朱重慶抱經草堂詩集 國朝宗元鼎

花著雨添紅穗荷蓋經風有翠香夜靜何須揮羽扇月
 明特自設繩床後賢論定詩千首多病襄陽或可方
 東原景物孰禁當每到春來有底忙酒店桃花深處住
 漁柳岸缺中藏廿年詩句題經遍三月風光畫未將
 何日使君閒物色小香居似鄭公鄉 吳綺詩少文高
 臥已成游小築柴扉一徑幽老鶴露多青桂晚涼蟬風
 緊白榆秋酒從錦瑟人邊醉花向金荃句裏收好把芙
 蓉閒點染依然安石舊風流 擁鼻還為塘上行蓬蒿
 秋老不知名草堂舊雨過蘇渙水楊新燈照向平八月
 蟹魚催釀日幾家蓑笠過籬聲牆東夕映紅霞滿疑是

燕城卽錦城 龔鼎孳題宗定九江都新柳堂詩種樹

何堪歎十圍風前張緒早依依啼鶯三月過隋苑碧草

坊角青如昨玉笛情多不可揮 茅齋風日惜芳菲永豐

記君家大道傍愁絕故人兼故國 可堪垂柳復垂楊

城殘月白如霜 短簫畫角幾回聞 白馬青霞此路分

東閣嘯歌知倍好 北山筠桂豈堪焚 揮絃鼓操狂中散

臥榻看山嬾少文 不羨玲瓏朱扇底 章臺風鏤鏤金裙

種柳人憐折柳時 垂陰夾路綰相思 高樓應憶青簾

舫朝雨難忘白紵詞 天寶草堂詩紀就建安官

渡戰笳悲君身自是封侯骨 先遣凝妝少婦知

濡雪堂余元甲書堂取傅咸款冬賦中句而名 余元甲

詩景急歲云晏客念殊草草亦慕長裾曳貧賤跡未埽

惟戀庭際雪明淨照簷棹晨飄推至潔夕發夜更編人

心厭陳迹天意付新好厚積潛待伴素質厲相保豈同

行路旁一白仍復皂修容祇外襟玉雪可內澡皦皦潔

身者斯義 每探討

嘉樹堂

醉白堂並汪士裕之居

見通園詩鈔 朝吳嘉紀詩云枳棘

叢雖密芝蘭氣白芳虛懷嚮親友令德發文章他

日謝安石清風田子莊臥看嘉樹大綠蔭滿空堂

春草堂華衮之居 竹風清種樹巢高鳥開門見古城比

鄰求釀法童稚有書聲 尺憑來往吟詩孫子荆

抱耒堂汪耀麟之居 見雄雉齋集 國朝顧圖河詩

身聽雨對床偕笑語歸田抱耒偃經綸 岷峨西望終難

返嶺海南遷祇速貧何似君家兄弟好 耦耕江上雜齊

民 筋力何堪舉力田晨耕辛苦廢 高眠可奮鍤隨

鄉土莫漫籌車祝歲年曝麥應忘漂 雨後攜書定擬掛

牛邊算君未辦扶犁手但讀農經 注幾篇 襍穢爲衣

笠當冠纜車秧馬挂簷端 一 方翠毯春苗短 萬顆明珠

夕露寒相印爲無田二頃 侯封差抵竹千竿 農家富貴

元應足未信真能老不官 數畝東橋世力農 作勤能

使歲多豐如君下問求田計 待我誇談穫稻功 村舍杯

盤浮大白人家倉庾積 陳紅肯營別墅爲隣 並伏臘追

古蹟一

歡信
土風

來鶴堂卽府治後堂康熙中知府三韓高承爵以元日

鶴降之徵因於郡署構堂顏之曰來鶴云

平野軒在揚州城郭外元倪瓚寫圖並系以詩

見清閣閣集

元倪瓚詩雪筠霜木影參差平野風烟望遠時回首十年吳苑夢揚州依約鬢成絲

居竹軒元末成廷珪隱居廣陵植竹於庭院間扁其寔

息之所曰居竹軒

成廷珪詩定居人種竹居定竹依人新筍甜於肉長竿健似身王元章

詩老夫住近山陰曲萬竹中間一草堂開徑不曾防俗客讀書卻是得清涼好風時時動環珮明月翩翩來鳳

鳳正與君家軒子似可能攜酒共徜徉國朝閔華詩蹟以人故傳人以詩故存不見竹西路昔有居竹軒

居竹人不俗時作風雅言想當嘯詠處翠色空拖門秋晚滴鳳實春深護龍絲流落平生懷消彼竹下尊只今

四百載事往無留痕但餘好句在剩付詩人論何必淇澳盛何必渭川繁緬彼成居士芳名齊謝墩

憲度餘思軒在察院署內明御史馮允中建

明儲懽憲度餘思軒

記同年友柳陽馮執之以御史按治兩淮卽揚之察院

構軒曰憲度餘思既成懽適至揚肅予軒中飲而告之

曰惟御史官視他職最稱雄要凡建白移行中外者稍

不合軌度利害輒係焉故蒞事之頃宜無不知宜無不

下之事各有職司相諉屬惟御史則宜遐思深念以竭

言以裨天子之耳目故燕閒之際則宜遐思深念以竭

其餘允中無似誤微寵茲職口懼明命弗稱俛焉而未

逮也用是榜諸楣出入恒觀省焉冀有以奉其職而道

厥職者固有之矣思及乎懽重其請因歎今之仕者致思

陸敬輿范希文之流蓋未之多見也夫思之於人大矣

聖賢進德修業皆謹於思其語門人弟子往往以配學

屢言之在良之象則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若擬之御

史人視之非有侵官之忌已視之非有越職之嫌極其

爾何慮乎出位之有執之也嗚呼茲是官者惟患其不思

郡邑河渠亭竈館傳之利病弛張增損其大者無慮數十至其抗章諍事屢發權貴人之私沒其利於官毅然見於色諤然形於言人皆異其為粹然義烈所激而然由今觀之孰知其本諸中之有思故發之正行之勇而不可禦也哉傳曰國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為不足以為是名軒執之其殆猶有不足者乎今海內多事執之受更而還也庶冠衣繡立於殿陛之前進而思退而思惟以獻替於天子而兼濟乎天下未必不自斯軒而得異時持節於斯者追詠高風跋而慕之猶古人然則斯軒也又為執之去思之地也囉姑記以俟

仕學軒維揚行臺舊有勁節亭嘉靖中巡鹽御史徐九

舉改名曰仕學軒明徐九舉仕學軒記史曰夫學也者

之律術也是故古之君子無不學窮達殊遇隱見殊地險夸殊勢小大殊事存心養性日乾而夕惕焉無不學故君子之道爛也德參兩儀業施後世與天地日月不朽矣後世君子方隱約時日乾而夕惕焉無不學乃其學術則與古人異一旦得志又復弁髦其業棄之日惟宮室妻妾與馬田宅是究是圖亦惟飾庸摘翰以馳騫

於世與古之君子合小大齊險夸一隱見存心養性下學而上達者同耶否耶然則後世德業不如古豈可謂古今人不相及乎子夏有言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蓋傷之也嗚呼何其閎廓勤勵君子也余自惟壽昧不能為子夏役然私心竊嚮往之乃者案維揚宴息游適各有攸寧而誦習顧無定宇瞿然曰嘻學其荒哉乃改勁節亭者而居焉命之曰仕學軒退食之暇則處乎其間以省過平躁祛欲澄慮誦詩讀書學文游藝究聖賢之精觀古今之變以竊附於子夏仕優則學之義烏序其庶乎合小大齊險夸一隱見存心養性不懈不息下學而上達乎後之君子其亦有取乎此也

后樂軒即行臺西圃之軒徐九舉名之曰后樂

明陳壇后樂軒記君子之於天下也有終身之憂焉負重者以力鉅勝適遠者以慮危達非力而任匹雛百鈞不慮而行跬步千里故君子負思其重則必力之適思其遠則必慮之吾其敢一旦已故憂與終身然則君子其何樂曰是君子所以樂也君子非惡夫樂不以樂為先故後之君子非樂夫憂不以憂為後故先之文正曰士當先天下之

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夫博施濟眾堯舜猶病君之
視斯世也猶已病之也安見其為樂而樂之後樂者先
憂先樂者後憂君子憂斯之為樂也今夫坐廳事據案
以待趨走唯諾刑賞唯命非君子之樂也仰而君德俯
而民命吾有責焉吾樂乎祿而無憂乎君吾樂乎奉而
非憂乎民謂之樂者否也建一議行一政有係乎上下
可適乎治以行吾憂內省不疚飲食委蛇禍福惟至得
無樂乎其或狎彼明私睡毗讐怨抗行孤獨過為峻刻
以願欲快情亦以惟樂之兢兢也而不知理亦相伏憂
以隨之故君子以樂為後天理之樂也自憂而得也小
人以樂為先人欲之樂也自憂而極也待御徐子芝南
菴鹽政於淮署其行臺西圃之軒曰後樂命豈為之記
豈曰子試憂於子之堂而後知樂於子之軒夫子風紀
之司也負重矣思以加名實於上下適遠矣子志於聖
賢之學力之以大行於聖明之時慮之以危吾知子之
有憂也子得其所以樂乎子試念之居于之堂而苟有
一之不憂也則退居于之軒而能樂乎是子之軒是子
之堂之考也然則名子之軒曰後樂則亦可名子之堂
曰先憂徐子曰吾其以是白考
矣記之石且以俟後之觀風者

長阜室在江都

禁

芝室

宋秦觀芝室記河南張倪老既以其父宣義君命

弟曼老冲老慮於殯側數月有芝生於廬中余聞而謁
觀焉蓋附土而出者數本其色正赤澤而堅悍若傅髀
形余撫而歎曰天下之物固有未易詰其所以然者夫
濡雨露而生被霜雪而死下莠而上蔓者草之常性也
今芝亦草耳而孝士大夫之家則生賢諸侯之國則生
明天子之世則生徙之不可時之不能豈所謂未易詰
其所以然者歟有浮屠聞而笑之曰是不然天下之物
皆吾心也心之本體明白空洞實無一毫可得而有惟
其覺真蔽於塵幻由是清激而升者為想濁汚而有滯
為情夫情想之於心猶珠鑑之有影像江海之有浪漚
形固具存非其本矣故無窮如虛空有物如天地爰逮
日月星斗金石草木之屬凡可悅於吾心意者皆善想
之所變而增惡於吾耳目者皆惡情之所生也吾聞彭
城君承其先夫夫人之齒五日而皆惡情之所生也
刺血書經哀動道路善想交感室為生芝異於凡草理
固然矣其又奚疑若夫善惡畢寂情想究空芝於此時

瑞為何物已而歎曰奇哉吾不能以告子矣余未嘗讀佛書固不知所論中否然竊怪其語宏博瓌奇信有足觀者明年張氏弟兄服除而歸廣陵士大夫因號其廬曰芝室懼來者之不知也而屬余為記余既論其事遂追疏浮屠之語而并載之倪老名康伯以召試中選今為南都教授曼老名節孫前參寧海軍沖老名康道云

東府齋梁宣城王為揚州刺史顧野王及王褒並為賓

客野王好丹青善圖畫王於東署起齋命野王畫七賢

命王褒作贊時人稱為兩絕

太平寰宇記

苜蓿齋在學廨西明嘉靖中訓導歐大任建

歐大任苜蓿齋記嘉

靖丙寅六月歐子赴江都學官秋冬之際始於廨之西葺理小齋讀書於其中齋後有園地皆磽确雜以瓦礫雨後盡種苜蓿因題曰苜蓿園客嘗滿齋中相與談堯舜周孔之道食盤半苜蓿意蕭然適也乃亦以苜蓿名齋諸生進而問曰先生豈樂於斯耶歐子曰余亦從心所樂爾夫心未始有物也及其障之若塵勞之若絲沈

之若溺昏之若迷者競於利欲者也昔先民土鼓汗尊元羹越席豈不澹然足哉五色既章五聲既和五味既齊詎知夫淫靡奢麗之由諸此遂不可隄防乎雲委波蕩至於今極矣巧宦之士售尺寸之勞以奸爵祿間巷之子擁金帛之富以踰典章孰肯澹泊其心於以居身而正性命哉夫齊國千乘或不可擬於首陽之餓夫而監門執戟之吏豈奴隸於金張許史之門者耶余幼習章句急於功名顛躓者累矣長而幸聞父師之教惟恐失墜敢忘其顛躓之憂而競夫榮觀之望舍吾素位之樂而汨吾澹泊之心乎且希炎而慕赫者曲士之趨也安心而俟命者哲人之守也祿可以養親苟有所忝焉即三牲五鼎不足以為孝況沈酣於利欲以自奉其身卑焉甚矣二三子曷不求余心之所樂耶諸生曰願先生識之歐子唯唯因書其語於壁嗟夫斯苜蓿也其殆委土之箴規斷

閭閻齋閱華之居

見濡雪堂集

國朝余元甲詩數益

多少閒風物付與能吟太瘦生

鳳觀書屋在縣之南城吳綺築

國朝許承家鳳觀書屋記庚申閏秋吳子蘭

次告於同儕飾裝趣真州浮於江將之楚之熊湘弔汨羅訪長沙王太傅經歷處同儕各為歌詩贈別余且序其丁戊己三年詩以行蓋賚之詩囊以之楚者當是時人莫不謂吳子輕去其鄉而望其來歸之疾也乃吳子忽不果行且歸而治室於江都之南城命匠石治棟橈因其舊而增庠擴隘重之丹雘不一月而鳳觀書屋以成其地無山原林麓之觀亦罕花草土石水泉之適而屋窈然以深隆然以高詩史圖書之類足以悅人心目四方賓至相與吟誦其中賓去則據槁梧而臥余乃問之曰余送子之楚而子顧歸而治室何也吳子急拊余曰子勿言子且為我作記余益怪之曰言以徵信也不信奚言為余送子之楚而子顧歸而治室也是余言不信於天下矣吳子乃大笑曰是何子之也莊子不云乎出入六合游乎九州獨往而獨來者非獨有之人也耶夫以一人周乎無外豈必親履其地而為之亦得其意而已矣苟會其意雖江漢之遠可以為吾之沼衡出之大可以為吾之阜今試與子坐鳳觀之下清風時來吹爾爾作即鶴鶴之一枝而豈不如三湘輪嶽與鳳觀與去而之熊湘一也子奈何靳我以言余無以對遂次其言而記之

三分水二分竹書屋申甫之居甫自題詩序云予性愛

水竹閱薛野鶴人家住屋須三分水二分竹一分屋之

語遂取以名書屋

國朝申甫詩偶因野鶴寄閑情略變尋常水竹名楊子橋頭明月夜不

教蒲葦擅秋聲

避塵氣渭川千畝非無意受享從來忌十分

呂僧珍宅僧珍梁建武時人世居廣陵其宅前有督郵

解僧珍貴時人或勸其徙解以益其宅僧珍不從相傳

宅在南兖州市北後莫考

王播宅在江中瓜洲上播既貴歸游瓜洲故居感舊有

嘉靖志引宋志江都地圖唐王播詩昔年獻賦去

詩江湄今日行春到卻悲三徑僅存新竹樹四隣惟見

舊孫兒壁間猶記偷光處川上寧忘結網時更見橋邊

名字在始憐題柱免人媼李德裕詩千騎風生大旆

舒春江重到武侯廬共懸龜印御新綬同憶鱣庭訪舊

居取履橋邊啼鳥換釣璜溪畔落花初今來卻笑臨邛

客入蜀空馳使者車許渾詩碧油紅旆想青衿積雪

牕前盡日吟巢鶴去時雲樹老臥龍歸去石潭深道旁

苦李猶垂實城外甘棠已布陰賓御莫辭巖下醉武丁

高枕待為雲國朝江闔詩古今世態一窮通休問

牙華拙與工試想木蘭題

今滿幾人曾

淳于芬宅東平淳于芬家居廣陵郡東十里宅南古槐

一株夢槐安國王召尚金枝公主大獵靈龜山出守南

柯郡爵邑寵貴二十年及覺乃悟入古槐蟻穴

宋陳造詩門前車馬競飛馳等是槐安未寤時何似

柯隣歌此曲一厄隨分得伸眉竹葉舟前客念家慈

雲齋雜事如麻而今不笑檣槐戰笑汝研桑了歲華

宗觀詩紫衣綠鬢事如何滿眼豪華一枕過賺得市人

心力盡紛紛醒裡憶南柯王賓詩沈醉何因臥綠槐

南柯領郡展雄才廿年仕宦身應老誰識淳于一夢回

崔秘監宅唐温庭筠經故秘書崔監揚州南塘舊居詩

山留月色獨聞幽澗似琴聲乘舟覺吏經輿縣為酒

求官得步兵玉柄寂寥談客散卻尋池閣淚縱橫

李相國藩宅盧肇云李相藩嘗寓東洛年近三十未有

宦名挈家往揚州居於參佐橋數年張建封僕射鎮揚

州奏藩為巡官校書郎

史逸

王慤宅在慶雲寺西有賣卜女巫包九娘者過之忽曰

可賣此宅如言貨之得錢十五萬又令於河東僦一宅

買竹作麤籠子不知其數明年春連帥陳少游議築廣

嘉靖志

卷之三十一 古蹟一

三

陵城取愬舊居僅給其半價又賣運土竹籠計積資七

八萬遂買河東宅焉乾照子

蕭慶中宅見盧仝玉川集

張司空宅失其名在廣陵證聖寺南稽神錄

李昇宅在壽寧寺寺有延賓亭輿地紀勝

袁可鈞宅可鈞隨孟景入朝宋太祖授以洪衛將軍賜

宅於揚今莫究其所嘉靖志

驃騎宅驃騎不知何許人見宋元无揚州卽事詩注

王給事宅別業在府治東南小街給事名納諫明萬厯

丁未進士

鄭板橋宅興化鄭燮之居燮有懷揚州舊居詩序云卽

李氏小園賣花翁汪髯所築國朝鄭燮詩樓上佳人架上書鐙光微冷夜來初

偷閒繡帳看雲鬢擘斷牙籤拂蠹魚謝傳青山爲院落隋家芳草入園蔬思鄉懷古兼傷暮江雨花紅爾自如

案舊府縣志載有高歡宅齊神武在魏朝從爾朱榮

徙據并州抵揚州邑人麗蒼鷹家其母夜見歡所止

團焦上赤氣屬天因厚遇之考廣陵在宋齊時俱屬

南朝未嘗入北至北齊天保三年梁有侯景之亂文

宣遣辛術南伐始得廣陵地改南兖州爲東廣州亦

未有揚州之名北魏揚州在壽春非今之廣陵也舊

志載歡宅誤附辨以質考古者

芙蓉別墅在城東七十里宜陵鎮晉謝太傅安築宗元

鼎所居之東原卽其遺址

許承家獵微閣文集

郝氏園

唐方干旅次揚州寓居郝氏林亭詩舉目縱橫非我有思量似在故山時鶴盤遠勢投孤嶼蟬

曳殘聲過別枝涼月照牕欹枕倦澄泉遶石泛觴遲青雲未得平行去夢到江南身旅羈

席氏園在南門外宋時改爲寺名靜慧園

朱氏園芍藥最爲冠絕南北二圃所種幾於五六萬株

當花之盛開飾亭宇以待來游者逾月不絕

王觀芍藥圃序

五畝之宅二畝之間

王氏園明翰林院待詔鄭元嗣

築今莫知其處

嘉樹園明錦衣衛鄭元化築亦不知所在

東園在城東角里村喬國楨別業

王士禛東園記廣陵古所稱佳麗地也自

隋唐以來代推雄鎮物產之饒甲江南而旁及於荆豫諸上游居斯土者大都安樂無事不艱於生又其地爲南北要衝四方仕宦多僑寓於是往往相與鑿陂池築臺榭以爲游觀宴會之所明月瓊簫竹西歌吹蓋自昔而然矣余順治中佐揚州每於讞決之暇呼朋攜酒往來於平山紅橋間燕游之盛迄今人爭道之昨歲兒訪從淮南歸爲言綠楊城郭依稀似舊余溯洄久之猶若前游在吾心目中也辛卯初夏門人殷彥來書來爲其友喬君逸齋徵余文紀其東園之勝且繪圖郵示披卷諦視不自覺其意移焉夫廣陵本無所謂巖叟幽邃江河浩渺之觀亦不過蜀岡一坏邗溝一曲耳然而富家巨室亭館鱗次金碧相望儻更得一山水絕勝處則人將爭據之矣喬君斯園獨遠城市林木森蔚清源環繞因高爲山因下成池隔江諸峯聳峙几席珍禽奇卉充殖其中抑何其審處精詳而位置合宜也余足跡未經不能曲寫其狀姑就圖中所觀已不啻置身辟疆金谷間矣彥來又言喬君孝友謹厚篤於故舊其行誼有過人者余深憾道里遼遠且迫於耄年無由與之把臂至

其風雅好事則固於園中窺見一斑矣書報彥來寄語
逸齋五十年前舊使君白頭無恙猶能捉筆記斯園之
勝亦不可謂非今之幸也已宋犖東園記廣陵喬君
逸齋構園於城東之角里村曰東園銀臺曹公為賦東
園八詠嘉定張漢瞻文以記之而吾友王尚書阮亭復
為之記參鎮姜君圖以示余援阮亭以為請余觀園中
陂池臺榭之美禽魚樹石之奇已具於詩與紀而阮亭
則憶昔時宦游之地深羨夫東園之晚出而最勝且以
白頭撰述引為身世之幸一唱三嘆若有餘慕焉阮亭
一代宗匠其言足以取重於世茲園之傳可知也余老
矣安能泚筆以從阮亭後顧阮亭嘗為揚州李官而余
之撫吳也亦屢蒞其地宦轍所經殆與阮亭後先共之
阮亭去揚四十餘載而余納節亦經一紀所謂東園者
皆想像其處而不能以詳矣阮亭當日釋褐佐郡才高
意遠聽斷之暇與逸民遺老徜徉城郭之外東園惜未
及早與之際若余往來行部多值儉歲徵發賑匱鞅掌
不遑東園即早成亦將無由而至焉是余與阮亭所歷
之時不同而東園之游覽則均憾其所遇之慳也今阮
亭已歸道山余里居篤老西陂魚麥久不作三吳之夢
因披圖伸紙恍見淮南風物老人胸中興復不淺昔湛

甘泉年九十尚為南岳之游余異日或發興雲山道經
於此喬若其於漁莽鶴廠間預除一席之地俾老人築
杖逍遙登覽其勝而暮靄朝烟尚能為君一賦也
國朝曹寅東園八詠詩何以築斯堂婆娑陰嘉樹置身
邛壑問蕭散不出戶迴風集羣英流覽暢元度其
川原淨遙行縹緲烟中樓澄江曳修練突兀露幾邛推
櫺納浩翠永日成淹留觀山憑崖結新茅池水廓然
碧有時泛詩瓢知汝共吟癖蒙菴散魚烟手弄秋月白
吟社連相積嘉穗臥隴收文瓜西成陳百寶滴酒生
歡花誰夸挂斗金未抵隻穀芽亭分喜遙聽常在山心
聽不離水捲簾白日長揮筴清颺起時來垂釣人偶過
飯牛子聽聽聽聽聽聽聽聽聽聽聽聽聽聽聽聽聽聽
頃刻沒畦稜主人祝大年且喜少丹甌西野支郎偏愛
馬處士獨憐鶴飛行用故岐同賞入沖薄西風警新巢
郡起松子落鴈飛自沙有漁艇同賞入沖薄西風警新巢
流萬道通江潭中藏短尾鯉時遠尺一函枕欵一隄斜
幽事因人遂閒心任物華醉吟憑小竇石角倒垂花
角里吟詩句高懷及老樵固言物有長應感譽從初就
蔭亭臺曲為隣竹木疏東風吹翠蓋遙待使君車吳

均詩卅年未訪古林廬
那水名園總不如無復清
香飄鼎茗空餘老翠落
岩樗荒池露冷枯荷雨
斷壁碑殘倒薤書回首
烟雲成小劫重來那得
不欬欬

愛園汪耀麟之居耀麟有愛園唱和詩

國朝汪耀麟詩築室期容膝

依山結小樓白雲高欲
駐明月迴堪收樹密羣
峰暗花深曲徑幽閒來
隨杖履歡奉老親游一
邛堪坐久聊以避繁華
亂石松邊屋閒亭竹裡
家林疏通鳥雀廳靜敞
雲霞憑眺西山晚高城
落照斜南軒無別樹一
院總梧桐夜月看常好
秋風聽不同影搖清簟
冷聲落小庭空更喜聞
疏雨瀟瀟和砌蟲園林
芟闢後爽氣滿高臺白
露催蟬去青天送雁來
山楓千葉落籬菊一花
開秋色誰為賦詩同小
謝裁汪析詩笑看桑田
八十年結廬祗傍綠陰
邊空林過雨疑深谷陸
地留賓是畫船吾徑不
須藜杖穩花枝常使角
中偏最憐樓上風光好
坐對青山聽管絃汪士
裕詩卜宅近城東開園
一徑通虛舟疑傍石高
閣自臨風待客樽常綠
娛親花正紅竹扉終日
掩此地即山中

西疇方士虔讀書處

見吳均青棠館集詩風期古澹老清狂

國朝吳均

畝旁賦擬小園堪隱
迹經繡未耜課農桑
再來求仲荒三徑不
見方干泣北邙滿目
蒼涼空徙倚白楊樹
老冷陽斜

南莊在城東霍家橋南

見馬日瑄秋日集行庵詩序國朝陳章南莊七詠詩治田

已三歲良苗日懷新
勤經亦若是試問把
鋤人請鑰此君面目
清抱節亭亭直非無
隙地餘安能著荊棘
芻林蘆叢鷗所家水
淺鳴還浴月夜上春
潮飛向前灣宿鷗梅
花如故人相憶經年
隔一痕沙尾清數點
苔稍白鱗鱗高梧皆
十尋涼風滿廳戶青
鏡人未眠對擲移時
動簷影吹萍擁水籬
池心如鏡淨銀鱗偶
張未棲泊風軟夕陽
低片片廳中落欒帆

存園吳侍御蔚起別業古梅千樹花時宴客其中今荒

青棠館集國朝魏嘉琬詩衣滿一園香眼散一池碧可喜玉川子親情在草石跳噪水田裡飲水

啖葍芽不租亦不稅樂哉私蝦蟆
漫天飛禿鷺迴愛
翡翠巢一身無文采勿用學御茅
菰田出葉小蓮根
放葉大密密亦疏疏魚兒在影下
蟬鳴一樹風不鳴
一樹露月明千里心寂寂棲蟬樹
闌圃多乞橙作屋
不植墻東西南北風隨汝吹我裳
井廊爽竹桃被日
能白紅當殿試湯餅粉花牋中融
有鳥當耳啼嚶嚶
不能去我不彈飛鳥疆如熱客語
眠月夢幽蘭美人
不可至待露吸清馨亭月滿情思
洗耳到蕉雨撒聲
如狎凜過雨拳西牕開書愛綠字
陳章詩罷獲郊原
靜吳鞋踏葉輕小橋通竹色高閣入
秋聲句冷書苔破
蔬寒黯饌清嬌紅拳
木末因起涉江情

萬石園汪氏舊宅以石濤和尚畫稿佈置為園太湖石

以萬計故名萬石中有樾香樓臨漪檻援松閣梅舫諸

勝乾隆閒石歸康山遂廢國朝馬日琯詩滿庭林木暗斜陽石罅天然漏冷光試

上高樓一憑檻綠楊城郭晚蒼蒼 樺燭清樽劇論詩餘花猶向鬢邊吹不因今日成高會將去春光那得知

紅藥書莊別業國朝程式莊紅藥書莊雜詩小屋環

人顧鬪 虛寮香火寂小徑人檀藥坐對蹲鴟熟何人魂嬾殘 松子落寒扉夕陽挂高柳牆外櫓聲

低賣魚過輞口 十丈滿如船短篷不知處晚來山雨多更入花深去

石塔在縣西石塔寺中唐開成三年得古佛舍利於此

建石塔藏之

國朝乾隆間署揚州府知府李逢春重修唐時藏舍利石

塔記碑刻砌入塔下

文峯塔在城南門外地名寶塔灣萬厯十年知府虞德

畢建浮圖七級於此因併建寺俱以文峯名塔頂以金

塗之

國朝乾隆間燬於火

明王世貞文峯塔記有介胄之士曰
 勇超出流輩遠甚而恂恂若不能言者至於負節槩信
 然諾則儒生所不及也余以唐叔達故知之既乃得其
 本末則少常為僧少林寺從師披剃命名曰鎮存托鉢
 維揚至南關之外福國菴結夏有感於阿育王事發希
 有想擬創寶塔今大中丞邵公時以御史案其地開而
 嘉之給帖化募維揚故多名商估客觀天祥距躍曲踴
 技擊劍舞之狀若猿猱鬼神而駭焉爭出其貲以佐木
 石磚甃之費可三千金不三載而塔成御史勝之曰文
 峯塔蓋取於堪輿家言為一方科甲助也天祥後忽蓄
 髮仍故姓名有妻子然猶不能忘情於茲塔而再拜乞
 余記之余居恒慨諸郡縣吾夫子十畝之宮往往殘剝
 旁風下雨有司相顧束手而策無所出計其資不過千
 金或半之耳然不能從四民募一環石粟其人過之漫
 然而不小置念豈因果之說勝而明教之用屈耶天祥
 既用其說以一念而成此勝果不宜旋舍而從俗既已
 從俗必其心之悔之不宜復以此塔求余記也苟以余
 記成其名則所謂不住色而行布施者又何說耶天祥
 於是乎兩墮矣夫是塔之費三千金可以三十五學宮

然而未能有捐一環石粟及塔成而借堪輿家言以為
 科甲助然則為吾儒者亦兩墮也余不能辯第以語天
 祥異日懺宿愆而禮誦於茲塔之下其去西方尚當不
 遠也哉塔既成其簷角寶瓶木鈴則金住持僧任之僧
 名亦鎮存固不偶也 國朝桑豸重修文峯塔尖碑
 記揚郡出南城二里官河東岸前明萬厯十年知府虞
 公德畢建七級浮屠并建寺兵部侍郎王世貞為之記
 則曰僧鎮存托鉢維揚三年而塔成大中丞邵公榜曰
 文峯蓋取形家言為一方科助也入 國朝後塔中朽
 蠹歲康熙戊申夏六月地大震塔尖歛然墜地中貯金
 佛行道拾取盡日傍惶若有神制者越明年己酉天都
 閔公象南念前人建塔以長淮之水千里而來側過郡
 城南下入江徑直無情屹彼浮圖奠茲巽位與為文章
 之府塔象卓筆之峯庶足少緩建瓴之勢以助科名故
 曰文峯也今其尖墜形勢不無失焉慨然捐貲入南徐
 五州山延工師審度乃知自五級建標直透其顛旋踞
 大木諦視根柢中空小穴虞其內腐又以重值易得良
 材較舊尖高一丈五尺朝夕經營閱半載乃成塔尖巋
 然如孤峯聳秀轟入雲霄洵足以壯巽維之觀鎮江淮
 之水收吳楚之勝矣尖合後大放白毫光萬縷千絲盤

旋而上水陸之人皆仰瞻驚嘆異哉夫形勢之說依山附水以成科名者所在都有揚之水自郡城南下四十里出瓜渚入江絕不縈紆回顧以形家言豈獨名細利亦少衰焉前人建塔托因緣於佛教表福德於法輪意誠深遠矣今上墜其尖罡風猛雨積漸浸淫欲其下之

不圯也得乎即或不盡圯而尖終不合斷拱折楹破碎應占失陷文星東南平鈍於一郡之科名又何助哉使非有閔公之宏願淨財合尖善後吾懼其圯也忽也然則一塔也虞公經始閔公保終天生虞公又生閔公公豈其後生耶不然何終始之相謀有若此也余觀形攬勝察果揆因爲文以記之庶使後之人知虞公生於百年之前創所未有閔公生於百年之後守其已成植英

峯而過淮流均大有造於揚也非偶然矣 國朝閣鼎詩塔勢凌空起微軀與並高雲來衣一拂天近首難搔城郭三家小風塵此處逃 周回盡瞻望元氣有鈞陶

於三岔創也古有棲靈塔在蜀岡今不山脊而水濬調御子事佛之標也地理家或言有神於揚州故調御子

獨任之他日又夢陶宏景紀塔以文已縷碑版棗相居

士率爾賦之卓哉浮圖之爲狀也幾埒天半之岷峨偉

哉華陽之爲文也如觀掌上之庵摩乃若龍角拔十洲

雁魄灣三光重簷低風雨六臆俯雪霜自西徂東肇漢

歷唐屹立畿甸逮於侯方九州之內不知其幾阿育也

又何羨乎今日之維揚耶以其浩劫而言之自今日而

爲古苟華藏之爲一身視大千其如焦腑闔浮雖小於

蚊虻真人亦希乎鶴羽故高脫於瑤塵之氛靈尚可以爽

海天之神部貌鬱羅之蕭臺作帝釋之靈宇尚可以爽

延六氣平臨九土企雲駟於飛樓來風馳於仙陽譬彼

麟徵聖於廣桑鳳感圖於元扈惟境迥而冥通斯功竣

而冲舉何况覺皇御紀梵天朝宗三輪胥奠七級斯崇

樹擎香之八柱峙礙日之一峯表鳥王於金翅驅波旬

之毒龍鈴鐸流音常作迦陵之響霞輝散彩如分舍利

之宗者乎爾乃考卜龜蔡相視陽陰如作都邑載用肅

欽命青鳥於圭表微聚沙於香林景純瀉風一行松筠

之屬公輸胡寬陶人石工之輩莫不殫其技窮其心嘉

東南之都會惟江海之曲溥象恒河於邗水比奈苑於

淮岑蓋眾流之所迴薄元氣之所酌斟如天花之蓓蕾

若龍淵之鐫鐔域近蕭梁開蓮疆之菡萏化敷天竺布

震澤揚州志 卷之三十一 古蹟一

寶所之黃金乃其伐山龍砥挺木植輒旁築廣野下銅
重泉鳩材於役申命維宣董以官吏期以歲年匪蒼蒙
之脂營非紫禁之金錢罄下為高基穹窿於鰌穴成功
以眾集畚鍤於江烟豈因山而架構迺憑虛以參天或
自其遠者而觀之忽不禁其嗒焉西則龍蟠虎踞王居
帝里楚州湘如夔府巴子樅陽有陶侃之遺風濠梁為
莊周之舊址矧鍾離之京邑猶攢松楸之寢園已圯於
則萬艘千艇直達幽州歷於三倉經彼百郵慨長淮於
門戶憶泗上之諸侯釣臺懷王孫之芳草袁浦嗟公路
之寒洲南則裴叟金山孫權鐵甕翳周初之泰伯與吳
先之虞仲達八閩之荒區念九服於禹貢時莫知乎錢
鏐世久異乎南東則具浸稽天鳥夸卉服銀榜蓬山
扶桑若木漢家安期秦時徐福雖無外之可求亦荒畧
而難卜又何以弔箕子之朝鮮營義馭於賜谷或自其
近者而觀之海濱廣斥鹽筴分更水煩魚亂邱墟草生
官梅已萎瓊花不榮燕巢於林狐藉於城乍掩積血未
銷戍兵使舟笳鼓軍旅旆旌蝦蟹猶市雞犬或驚亦有
雪廊名館明月吟鼓橋雙檜干柳昔茂今凋隋宮宋殿風
酸霧驕玉釵金鈿翠輦鸞鸞殘牆廢苑仙觀僧寮冷烟
漠漠落日蕭蕭亦有槐柯之郡玉勾之天書藏李氏池

號青蓮八月濤水第五名泉臺存戲馬廟立浮山雷塘
月榭泮渠龍船餘風煽習占蹟猶傳花古金帶樓紀迎
仙淮南無弩中散絕絃馬場武庫徒存簡編乃若媮情
晏衍浮奢虛肥估喜蒲環人競鮮衣味兼陸水卉植芳
菲農不勤畝婦不織機雖有勞人思土炳幾知微城羶
慮寇福過生饑庖厨不遠歌舞爭希借慈氏之善導庶
知悔而移嶽矧山川其如故嗟百草之具腓人不思乎
用舊境雖善而堪諷或慮於海島荻長滿於漁磯慨
大道之如砥思古人兮不歸然則登高望遠低徊歎歎
有淒斷而欲絕者豈不四眺而霑衣吾平情而論之何
已何人何是所助者順也惟恭順之系於延陵今舊帝
者恭也天之何所助者順也惟恭順之系於延陵今舊帝
眷而爵進輕封瘡遭滄桑之更移感百年之崇峻是故兼
文武功姬封瘡遭滄桑之更移感百年之崇峻是故兼
於魏闕作斯塔以遙觀後有來者其能不躊躇於叢香
之六虛等觀於鳳凰之千仞陳章詩暗中有一層級已
入洪濛端開豁始生怖著足知艱難金鐸亂平聽梵宇
靜俯看斜照麗相輪高風楊旌檀一目盡吳楚表裡皆
川原靄靄江北雲漸度江陰自明晦徒倚殊暄
寒局促嘖嘖聚放逸鷗鶴盤是時九秋晚造化意態閑

遠樹望若薺霜染黃與丹我豈紫烟侶亦覺生羽翰萬
象作賓客頓令成奇觀薄暮凜難留欲下腰脚孱豪興
偶然耳垂
老當懷安

鐵鑊府城北門外六口南門外四口各高四尺厚四寸

五分周圍一丈七尺可容二三十石不知何代何人所

鑄皆半沒入土中露土外者光瑩不鏽如琢磨然相傳

元鎮南王府故物或又謂出隋宮皆不可考雷應元康熙志案

梁築浮山堰成而數潰或言蛟龍能乘風雨破堰其性

惡鐵乃鑄鐵器鑿鑊數千萬筋沈之揚州豈即此耶

為國朝郭士璟詩鐵花何代蘇峇封吹老霜風鏤刻重

虛百斛容郭門南北壓蛟龍如何
天上黃河水直挾淮流七載凶

瓜洲十景一日石橋踏月二日天池夜雨三日江樓閣

武四日漕艦乘風五日東城柳岸六日桃鳴早鶯七日

蘆汀新鴈八日雪江釣艇九日金山塔鐙十日銀嶺晴

嵐乾隆江都縣志案熊維熊綠雪軒詩集無瓜洲十

景詩照長河夜色幽石梁中跨景全收聯翩游履情

難厭城上遙知幾換籌路不橋細雨冥濛入夜多天池

平起數層波綠臆猶自歌相續紅豆聲聲記不訛夜雨

水大觀樓上獻軍功江樓繞郭依山影不重中流一

串浪波封國家輪輓聲靈濯水底蛟龍解護從漕艦

盡此初空留萬古情柳營絲照水綠烟輕張公祠宇傾頽

怯轉初倚半開油幕春風暖一陣椒蘭出筍與批鴛

秋水方盈未著霜蒹葭汀上氣蒼茫登樓忽覩新來鴈

嘹歷一聲天氣涼飄一葉何人垂釣興偏愁望空濛

氣不分萬頃波中飄一葉何人垂釣興偏愁望空濛

峯笑兀古來奇一壟凌虛四望迷入夜層層光漸滿卻

疑天半列星垂一壟凌虛四望迷入夜層層光漸滿卻

重修揚州府志卷之三十
際涵銀嶺遙看何處是
朝來多半化烟嵐

嶺銀嶺

重修揚州府志卷之三十

